

母亲的栀子花

□吴亚原

母亲喜欢栀子花。步入晚年的母亲不言善谈,花开时节,总会搬把椅子,静静地坐在家门口,盯着叶如翡翠、瓣若白玉的栀子花,目光平和温柔,鼻翼不时抽动。那个时日,我去看望父母,离别时,母亲会精心挑选,摘一捧白里带绿的花蕾和几许绽放的花朵,看我吻着芬芳作别,母亲的眼神里全是满足。

十年前,老家拆迁,入住新房,母亲不时地望向窗外,院中的草绿树盛,风光无限,但从母亲的目光里,我读出了失落。弟弟说,每天清晨,母亲迈着蹒跚脚步,立于小区的大门,眺望老家遗址。有一次,午饭时分,找不到母亲,弟弟跑向旧址,断壁残垣中,一树栀子花开得正闹,阳光下,满头银丝的母亲坐在石凳子上,一脸的幸福平和。

为此,儿女们商量,干脆把旧址上的栀子花树迁移到新家窗前,以解母亲的思念之苦。说干就干,弟弟拿来工具,选址挖坑,将树移栽到新居窗外。从此,母亲坐在房里,关注花开花落。不幸的是,父亲得了重症,花木似有灵性,渐渐地枯萎,母亲坐在窗前讷讷:怎么一天不如一天,叶子落了……母亲心有预感,怕是父亲迈不过这道坎,这棵树,可是父亲亲手栽种的呀。这一年,父亲离开了人世,母亲形单影只,每每伤心不已,六年后也随父亲而去。

母亲对栀子花的情节,令我唏嘘,每当闻到栀子花的芳香,就会忆起我亲爱的母亲。栀子花,乡人称为玉荷花,应是以其形象命名的吧。说到底,栀子花确实有点像荷花,前者生长在屋前院后,馥郁浓香,令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赞叹;后者则悠闲在池塘湖畔,有着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美誉。栀子花如小家碧玉,虽无荷花之大气,却以最美的形象为春日画上完美的句号,用娇俏的姿态迎接夏的到来。就如我母亲那样,平凡而不伟大,低微而不失善良,为儿女日夜操劳,默默地奉献着一切。

终其母亲一生,虽没远大的理想,更无雄心壮志,但其善良的品德、吃苦耐劳的精神,足够让儿女们享用一生。母亲处事极有分寸,细心且不张扬,诚实又显智慧。母亲心地善良,嘴巴紧实,从不东家长西家短的搬弄是非,因而邻居们碰到烦心事,总爱找她倾诉,母亲总是侧耳聆听,挚言劝慰。

母亲大字不识半个,却送孩子们上学。从我记事起,母亲对我们姐弟,从没棍棒相加,即使骂,也是轻风细雨,不像别的妈妈,喉咙胖得要命。因而,村里的女孩羡慕我有明事理的妈妈、知书达理的爸爸。少年时光,我没受一点委屈,像城里孩子那样,学校里组织的活动,从没落下一次,招来同学们善意的忌妒。在艰辛的岁月里,会持家的母亲养一头母猪,产下猪崽,换

钱贴补生活。又在家里后房,挖了个地窖,采用自家地里雪菜,腌制可口的咸菜,挑到镇上卖,孩子们的学习用品也就有了,而母亲却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身像样的衣服。

母亲无闲余时光,农忙时,她带领同村的妇女顶着烈日晒稻谷。闲时,忙完家务,精心编织金丝草帽。母亲见缝插针,加上夜间作业,一月下来也能进账十几二十元,在当时,这是一笔大数目,黄鱼每斤才售三毛多,猪肉七毛钱一斤,城里工人最高月薪也就五六十元。多少次,我从睡梦中醒来,看到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疲惫的背影;多少次,孩子们抹着嘴巴离开饭桌,母亲就着剩羹冷饭填充肚子。

母亲经常变着法子给儿女们做吃的,逢年过节,家中不缺时令的点心。那个时期的我,一年到头都有盼头:过年的汤圆,咬一口满口留香,连心都是甜丝丝的;清明的青团,采自田野的艾叶,加入糯米粉揉搓,再上锅蒸,那味道至今未曾忘记。立夏的茶叶蛋,装在丝线编织的蛋套里,挂在脖子上,臭美得不行;端午裹粽子,在灶上火煮上一宵,翌日,香气绕梁,馋得我直噎口水。有情调的母亲,找出边角绸缎,做成精巧的香袋,挂在蚊帐里,让我美美地香上一个夏天。

往事,唤醒童年的记忆。母亲的善良平和、通情达理,告诉我要以平常心,活出精彩的人生。

挑杨梅的“寿头舅公”

□王飞虹

又到杨梅上市时节,我想到的第一件美事自然是吃杨梅,同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年年挑着杨梅来的“寿头舅公”。

孩提时,每到杨梅上市时节,奶奶的一句“寿头舅公要送杨梅来咧”,总会成为我与弟弟最大的期盼。

那时候,我们只知道叫他一声“寿头舅公”,却根本不清楚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,具体住在哪里,而年年还牢记他,可能更多是因为垂涎于他的杨梅:又圆又大,又紫又甜,咬一口满嘴汁水,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无与伦比。

印象中的“寿头舅公”大概60开外,整个人黑瘦,背略驼,平时神情木讷,言语更是少得可怜,尤其是他那双眼睛,大而眼眶略内凹,瞧人时黑眼珠定定的,阴森森的目光常让我与弟弟心里直发毛。

那天放完学,刚一踏进家门(我家与爷爷奶奶分住在前后半间),我一眼就瞥见外间靠墙的高背竹椅上直愣愣地坐着个人:神情木讷,不言不语,森然的眼神与我的目光不期而遇,一副北京猿人模样,不由得让我内心一阵激灵,正是“寿头舅公”!灶间一角果然放着两饭篮杨梅,我刚想伸手抓几颗尝尝,却被一旁的奶奶厉声呵止,她一边不停唠叨着什么,一边手忙脚乱地准备着晚饭。爷爷在外间边吸烟,边与“寿头舅公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。

晚饭时,我与弟弟照例在爷爷奶奶处蹭饭,一向节俭的奶奶自然多做了几个菜,爷爷与“寿头舅公”都不擅饮酒,要是他们乘兴多喝了一杯,奶奶定会于饭后唠叨个没完没了的。饭桌上自然也会放一大碗杨梅以作下酒用,可我与弟弟一端起饭碗,就你一颗我一颗地把杨梅直接当作下饭菜了。不等爷爷与“寿头舅公”半杯酒下肚,一大碗杨梅早变成饭桌上的一堆杨梅核了,奶奶不得已再盛上一大碗,专门放在爷爷与“寿头舅公”两人面前,而我与弟弟自然免不了当场遭奶奶一顿数落。

第二天一大早起来,我发现杨梅已被妈妈晾在两个大竹匾里,就放在爷爷的睡间内。我偷偷溜进去,抓了一大把塞入嘴里,顺手挑了几颗大的,就晒在自己睡间的窗台上,就想着利用太阳晒杨梅干来吃。等放学回家一瞧,那几颗杨梅几乎还是老样子,忍不住嘴馋,就先吃了两颗。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天,那剩下的几颗杨梅还是没有变成杨梅干,于是,它们最终又都一颗一颗溜进我肚子里了。

住了三四天后,“寿头舅公”要回去了,临走前,爷爷奶奶大多会送他些东西,无非就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之类,妈妈通常也会招待他吃一顿饭。此时,我才从爷爷奶奶口中得知,原来“寿头舅公”是个孤老头,就住在掌起的洪(家)魏(家)一带,家里自留山种了十几棵杨梅,每当杨梅熟时,就步行20几里路来送杨梅。他跟奶奶沾点亲,可每次他来,奶奶总是有些嫌他邋遢,于是,我不免对他心生几分同情。临别时“寿头舅公”对我微微咧嘴一笑,眼中竟多了几丝温情,但仍没有说话。

随后几天,大家在闲聊之时,边吃杨梅边提及“寿头舅公”,随着最后一颗杨梅吃完,“寿头舅公”也就慢慢被淡忘了。偶尔在过年时,“寿头舅公”也会来小住几日,此时的他全身上下整齐一新,新的黑棉帽,新的蓝棉袄,新的黑棉鞋,这些大多是人家送他的。接下来几天中,爷爷带着他去看看戏,听听书,回来时,我总能见他多了几分乐呵神情,脸上居然也显现出几分柔柔的笑意,那么灿烂而可爱!

随着奶奶爷爷的相继过世,“寿头舅公”也逐渐失去了联系,更不会挑着担子走着来送杨梅了。

尽管至今,每年到杨梅上市时节,杨梅常常吃,但细细品尝后,我总觉得不如“寿头舅公”送来的那样好吃:又圆又大,又紫又甜。而恍惚间,耳边似传来奶奶“寿头舅公要送杨梅来咧”这句话以及她絮絮地唠叨声,在灶间,我与弟弟仍在贪婪地一颗接一颗地偷吃着杨梅……

